



▲牡丹國中內有浮雕，是紀念「牡丹社事件」的抗日事蹟。

專輯

打開恆春開拓史 牡丹社事件

文◎鄉情 攝影◎林枝旺

「思」想起的故鄉——恆春，在一般人的印象裡，不外是碧海、藍天、綠草、翠林，其實，恆春還保存不少人文古蹟，也是台灣歷史上，一些重要歷史事件的發生地。

打開恆春開拓史，就要從「牡丹社事件」說起。因為恆春設縣建城的緣由，起因於「牡丹社事件」所引發的戰役，從而加速了恆春的開拓與建設。

清同治十年十月十五日（西元一八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），有一艘琉球宮古島的商船，載有六十六名宮古島人，因船隻遇颶風傾覆，漂流到台灣南端之八瑤灣（今屏東縣滿州鄉九棚村一帶），在牡丹社附近的海岸登陸。八日後，誤入牡丹社（今屏東縣牡丹鄉），其中有五十四人為當地原住民殺害，其餘十二人，被保力庄的漢人楊友旺協助，幸得安然保全，後經鳳山縣護送台灣府，轉往福州，由閩省當局優予撫卹，再俟琉球便船，附搭回國。遇難的五十四人的遺骨，則合葬於今日的車城鄉統埔村，名曰「大日本琉球屬民五十四人墓」，後

來，「大日本」三字被磨掉。

日本素有侵台的野心，藉機生端，以琉球為其保護藩屬，三年後（同治十三年二月十八日，西元一八七四年四月四日），正式以「懲兇」之名，任陸軍中將西鄉從道為台灣番地事務都督，率兵三千五百餘人犯台。三月二十二日，日軍至琅嶠，由社寮（今屏東縣車城鄉射寮村）海岸登陸，先住民房，繼於大坪頂山紮大營，駐統領官。沿途設防營，蕃布星羅，東至豬啣啞東大港口，北至南勢湖一帶，首尾達百里。並在要隘，如獅頭山、刺桐腳、楓港、涼傘兜、車城、馬鞍山等處，各駐重兵。

四月七日，日軍拂曉出兵，與牡丹社原住民大戰於石門（今屏東縣牡丹鄉石門村）。牡丹社與高士佛社原住民，聯合近四千名勇士，在石門虱目山與五重溪山形成的隘口，據天險抵抗，使一千三百名配備精良的日軍，一度受挫。

牡丹社位處高山，壘木石當關，日軍倉卒不得攻上，雙方僵持數日。後來，日軍改變戰策，藉四重溪夏、秋溪水泛

濫之際，進行誘殺計畫。由士兵偽裝失足落水，仰臥水際，以腳拇指駕槍水面以待。當時，原住民不知有後膛槍的武器，見日軍的槍械已溺水，人已溺斃，便接近準備割剖首級，不料，就此踏進陷阱，遭日軍放槍殺，為日軍殺害的原住民甚多，血染四重溪，慘狀至極。其後，日軍揮金如土，鄉愚艷收其利，及早年受害於原住民，都來為日軍效用，為日軍嚮導引帶。於是，兵分三路，一自大港（今滿州鄉港口村）進攻，越蚊率（今滿州），高士佛，而抄其後路；一自楓港攻入，由牡丹路禮乃襲擊牡丹社右側；一從保力進軍，由四重溪、石門，與原住民正面迎擊。日軍由於人多，武器裝備精良，戰況勢如潮湧，槍林彈雨，原住民三面受敵，終於不能拒敵。最後，自己燒燬番社，寧死不受屈辱，而自斃族人，此即鬼泣神號淒慘的「牡丹社事件」。

其後，日軍在統領埔（今屏東縣車城鄉統埔村）紮營，並建都督府，設病院，築木城，修橋道，蓋兵房，掘濠



溝，作屯田久駐之計，且圖謀征服後山諸社。

後來，中國由英國大使威妥瑪函告，清廷始知日本兵台灣生事，認清了日本的野心，也真正體驗到海防的重要，於是，派遣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楨為欽差大臣，來台統籌海防事務與交涉各項事務。沈葆楨奉命渡台後，開後山招撫諸社，修城垣，築砲台，練營勇，備器械，並得直隸總督李鴻章全力協助，派遣准軍協防，在此實力籌防之下，再運用外交談判，與國際間調解，於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，大清國（中國）、大日本國（日本）互立辦法文據，中國允給撫卹銀十萬兩，給從前被害琉球難民之家屬。又日本退兵後，在台灣所有修道、建房等建構，中國願留自用，給予四十萬兩。兩國議定，日本於明治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全行退兵，不得愆期，中國亦於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，全數付給銀兩，不得愆期，從此結束日本犯台八月有餘之紛擾。

光緒元年（西元一八七五年），琅嶠因

海防據點的重要性，正式築城設縣，名曰「恆春」，展開有計畫的建設開發。

「牡丹社事件」的引爆，在恆春的開拓史上，扮演著決定性的關鍵角色。清廷長久以來緊守陸權的思想，受到「牡丹社事件」的衝擊，開始重視海疆的防禦。也因有了「牡丹社事件」，原被清廷視為邊陲地區的台灣，才開始扮演屏障沿海的角色。

今日，到石門天險憑弔牡丹社戰役的古戰場，猶可想像當年戰況之激烈。日據時期，日人曾在石門天險前的山丘下，砌石為壘，豎立巨石，鐫刻「忠魂碑」，以紀念在牡丹社戰役中戰死的日軍。後來，政府於民國七十、七十一年時，將碑遷建到山丘上，惟「忠魂碑」的碑石已不見蹤跡，僅留石壘，另外，在鄰近「忠魂碑」的一角，又新建一座紀念碑，「澄清海宇·還我河山」，高聳挺拔。佇立紀念碑的基座上，望向四重溪谷的石門古戰場，可以領略當年原住民守據天險，「一夫當關，萬人莫敵」的磅礴氣勢。♥